

学林

← (上接11版)

而后，“踔度间置兮，徘徊中央；违阁奋翼兮，左右翱翔”开局布子，“道狭敌众兮，情无远行；棋多无策兮，如聚群羊”直入中盘，从而领起下文大段双龙搏杀的具体描摹：

……骆驿自保兮先后来迎，攻宽击虚兮踟躇内房。利则为时兮便则为强，厌于食兮坏决垣墙。堤溃不塞兮泛滥远长，横行阵乱兮敌心骇惶。迫兼棋鸡兮颇弃其装，已下险口兮雷置清坑。穷其中卦兮如鼠入囊，收死卒兮无使相迎。当食不食兮反受其殃，胜负之策兮于言如发。乍缓乍急兮上且未别，白黑纷乱兮于约如葛。杂乱交错兮更相度越，守规不固兮为所唐突。深入贪地兮杀亡士卒，狂攘相救兮先后并没。……

一路写到官子阶段，则是：

迟逐爽问兮，转相伺密。商度地道兮，棋相连结。蔓延连阁兮，如火不灭。扶疏布散兮，左右流溢。浸淫不振兮，敌人惧栗。……计功相除兮，以时早讫。事留变生兮，拾棋欲疾。……

这样的文字，给读者的直观印象，就是两位棋士从头至尾都以攻势相对，追逐相冲。双方盘面可能厮杀得特别犬牙交错，下的还是快棋。在马融笔下，这场棋枰上的争战，是力量之美，而非巧致之功。他将重点放在了将士争先杀敌报国一般的智力角斗上，强调了人的血勇，而略去了谋算的精微——后者未必符合他的审美。

马融是东汉名将马援的侄孙。虽然大半生都以学者和文官的面目示人，但家学渊源，他对当时的军务也颇留心，作出过准确的大局判断。东汉是地主豪强联盟基础上建立的政权，颇有一些人各怀私心，大敌当前，国运攸关，还逡巡观望，贻误战机。所以马融以兵家话语来写围棋，翻过另一面来说，围棋或许也是他苦于同时代其他将领态度、能力参差不齐，别有寄托而寻找的一种借喻。到底是用兵家来喻围棋，还是用围棋来喻兵家——经学大师的笔下，居然出现了道家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似的解释困境。读来不禁莞尔。

曹掾与马融的“对局”

敬佩勇力的审美倾向，一直延续到马融的自家后辈马腾和马超。然而汉末三国，群雄蜂起，已经无法单纯依靠力量。经



▲仇英(明)临宋人画册



►李芳园 松下对弈

均资料图片

典的战例在这个时期频频出现。军事方面的技术探索既然花样翻新，写棋的人想打几个别致的比方，自然就有了源源不断的素材。棋类竞技本身所具有的对抗性，则使军事理论、实践一旦取得新突破，便很容易被移植到棋盘上。譬如开头提到的曹掾，他的《围棋赋》，交锋节奏似乎和马融比较接近，甚至更快：

……于是二敌交行，星罗宿列；云会中区，网布四裔。合围促阵，交相侵伐，用兵之象，六军之际也。张甄设伏，挑敌诱寇，纵败先锋，要胜后复，寻道为场，频战累斗。夫保角依边，处山营也。隔道相望，夹水兵也。二斗共生，皆目并也。持棋合口，连理形也。……

也是快棋，而且“频战累斗”。在曹掾看来，围棋的棋盘上，可能不止一次“为战斗”，而是叠加了各种不同形态的许多次战斗。相较马融详细描绘的单场战斗，曹掾笔下似乎更像是一次完整的大规模战争。他的表述更加概括，战略意识也更强。他的“张甄设伏，挑敌诱寇”，其实就是马融的“踔度间置兮，徘徊中央；违阁奋翼兮，左右翱翔”，指的是开局布子，先占边角，以棋手为中军，形成延展开的两翼：“甄”在这里，指的正是军队的左右翼。但他打开两翼，所取的战术是“挑敌诱寇”，而不是马融采取的正

面对冲，可以看出，至少在西晋一部分棋手眼里，“兵不厌诈”和心理战，已经成为必备的机智。“纵败先锋，要胜后复”，在战场上是战略追击，在棋盘上是扩大优势。“寻道为场，频战累斗”，则既是对中盘厮杀所作的比喻，也恰是战场上攻城略地的场景：争夺枢要，转斗千里。他说，就像战场上观察、利用地形一样，边、角、道，也都有不同的意义；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，因为什么样的缠斗都有可能发生。譬如他说的“并”，就可以用于加强和己方棋子的连接，也可以用于和敌子接触时的缠斗。后世熟悉的一些围棋术语，已经时不时出现在赋作当中，使得曹掾可以间或摆出纯粹讲棋的姿态，而不完全依赖兵家话语。

然而微妙的是，“保角依边，处山营也”“隔道相望，夹水兵也”，恰恰是曹操建安十六年(211年)西征韩遂、马超时出现过的场景；而“张甄设伏，挑敌诱寇，纵败先锋，要胜后复，寻道为场，频战累斗”，则暗合“公乃与克日会战，先以轻兵挑之，战良久，乃纵虎骑夹击，大破之，斩成宜、李堪等。遂、超等走凉州，杨秋奔安定，关中平。……冬十月，军自长安北征杨秋，围安定。秋降，复其爵位，使留抚其民人”(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)。其中“虎骑”的指挥官，正好是曹掾的曾祖曹休。祖

上的亲身经历，给曹掾提供了攻破马融棋路的一种设想。他的赋作，也就像执白对上执黑先手的马融，透露出后生挑战耆宿的自信与壮气。

曹掾本人在《围棋赋序》中说，他对班固、马融的作品：“既好其事，而壮其辞，聊因翰墨，述而赋焉。”两位文坛前辈中，辞壮者，主要是马融。而两位作者，也超越时空，通过文学创作上演了一次对局。他们把围棋赋的喻体，从单场具体战斗发展到战役以上规模，呈现出新的可能性。而进一步的发展，则有另外几位棋风相对谨慎，甚至下慢棋的写作者来完成。

蔡洪的《围棋赋》，优雅的文人气

和曹掾活跃年代接近的，有一位蔡洪，吴郡人，由吴入晋。在“吴人重武官”(王隐《晋书》)的背景下，蔡洪的《围棋赋》看起来并不像将军的笔法，倒更接近文士，有着别样风致。他笔下的对局，也还更接近后来支道林所谓的“手谈”。譬如布局阶段的正面交锋：

旅进旅退，二骑迭驱。翻翻马合，落落星敷。各啸歌以发愤，运变化以相符。乍似戏鹤之千翼，入类狡兔之绕丘。散象乘

虚之飞电，聚类绝贯之积珠。

“旅进旅退”和“二骑迭驱”并列，意象设计方面，在大军阵列的背景下，给了两方将军或勇士的单兵对决一个特写，他们战场上的“马合”对应棋盘上的“星敷”，而围棋棋盘上的“星”总共只有八个。呈现出的效果，与其说像战争，不如说像比武，远没有达到曹操打马超式的骑兵对决规模。这段布局后半截的文字更是漂亮。但“啸歌”、“戏鹤”、“狡兔”等等意象密集，却没有再出现与上文一致的军事喻体，它似乎转而进入了田猎语境。到最后的“飞电”、“积珠”等等，则以虚写取意，兼写棋子本身在棋盘上的分布形态，径直回到了现实。

类似现象，这篇作品在棋人中盘时同样存在：

然后枕以大罗，缮以城郭。缀以悬险，经以绝落。眇望翼舒，翱翔容弈。弯掌南指，情实西射。扬尘奄迹，虽动详悉。……

我们会发现，蔡洪写棋有他自己的特点。他很喜欢“叙事+写意”的结构，而不是“叙事+具体描写”。譬如这两段，都是先提示读者棋盘上进展到了什么阶段，紧接着一串优美的意象，告诉读者对局双方的气度不一般，但读者并不能从文字上判断双方在本阶段的具体对局情势。

(下转13版) ➔